

诗抒胸臆

雄破浣溪沙
鸣沙山·月牙泉

■李树鹏

大漠茫茫接垄连，
沙山环绕捧清泉。
恰似弯弯天上月，
落凡间。
五色沙流声震响，
一泓水碧映云天。
沙不蚀泉奇绝景，
越千年。

圆明园观荷

■冯如

数代风流皆付炬，
百年焦土尽开莲。
正扬碧波追云气，
竞织红衣碍柳烟。
曲水勾连故园梦，
芳枝摇曳有情天。
繁华零落尘埃后，
草木欣欣归自然。

生活故事

文蛤饼

■张胜勤 文

我出生在黄海之滨的吕四渔港的一个小渔村，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在上海大城市工作。一年难得见一次面，对爸爸的印象也比较模糊，只记得从小光着脚丫跟着妈妈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、背着竹箩拾黄蚬的渔耕生活。

那时商品严重短缺。我和妈妈经常在大海退潮时，在浩瀚的黄海滩涂上，拾黄蚬捉泥螺挖文蛤，然后到集市上卖钱补贴生活。

有一次我和一些小伙伴在大海退潮后去挖文蛤，挖了足足有十多斤，妈妈夸奖我勤快就留了些文蛤取出肉汁捣碎，和上一些面粉，拌上葱姜油，煎了一大盆文蛤饼，改善一下伙食开起“洋荤”。

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如此鲜美可口的文蛤饼。

从此我经常嚷着叫妈妈煎文蛤饼。可妈妈总是舍不得，挖到的文蛤到市场上可以换取零钱，添上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物品，一年最多吃上一两次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经济条件好转，但想吃上妈妈做的文蛤饼还是不易。1979年一股顶替浪潮把我冲进上海滩。

我顶替了父亲在上海大城市工作，离开小渔村，一个人在国有企业打拼，从最底层的岗位做起。我满怀希望和憧憬，经过三年多的努力，从一名废品装卸工调到公司办公室当文员，写报告总结，起草收发文件，编写公司简报，受到领导好评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，常常想起妈妈做的文蛤饼，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往往舍不得用，只能靠书信和母亲交流沟通。两三年探亲回一次故乡，妈妈总是叫我多吃点，吃胖点。临回沪前，妈妈总要做数十个文蛤饼塞进我包里。

妈妈煎的文蛤饼，有着独特的手艺，农村的土灶容易掌握火候，油是菜油，煎制前还要放一个土鸡蛋……我虽然知道了妈妈煎文蛤饼鲜香的奥秘，可后来我自己煎文蛤饼时，却始终做不出那个味道。

不知不觉我自己也到了退休年龄，妈妈亲手制作的文蛤饼，我还能在睡梦中闻到那独特的香味。



辰山植物园 ■刘东林

人生智慧

妻子的“名言”

■周彭庚 文

妻子的一句“名言”，至今让我咀嚼回味。

当年插队农村，一段时间，我们俩在同一个学校代课。虽说这只是个“泥饭碗”，但想要捧的人还是不少。四年级有两个班，妻子包一个班的语文、算术课，再兼另一个班的算术课，而另一个老师呢，只教一个班的语文。但两人的“代课金”却是“平等”的。

对如此明显的“不公”，我心有戚戚，嘀嘀咕咕要“讨个说法”。妻子拦住了我。我本以为她要说“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之类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的软话，或“多上几节课累不坏”“让人不吃亏”之类“忍一忍风平浪静”的空话，或“领导高看，能者多劳”之类的自我安慰的“乐挑重担”的废话。因为我知道，

那个“老师”农业中学刚毕业，腹中空空，教四年级的算术颇为吃力，但她根正苗红，家族在当地有点儿权势，塞进学校代课，名正言顺，校长奈何她不得。我们两个，更不是她的“对手”。

“这不是‘硬处拖锹过，软处挖一锹’吗？”听到她颇为调皮、满含调侃、又有“哲理”的名言，我“扑哧”笑了，找校长说理，这“理”说得清吗？搞不好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一股怒气怨气烟消云散，去跟校长说理的打算就此作罢。

“世事洞明皆学问。”我佩服妻子的通达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

意犹未尽

又见栀子花

■林可依 文

外出办事，经过地铁口，忽然被一阵淡淡的清香吸引住了。是栀子花的香味！

不及多想，我便循着那香味寻了過去。在地铁站的入口处，小小的角落里，摆了一只竹篮，篮口铺着的布垫上，散着几排洁白的栀子花、白兰花。

我不由得一阵惊喜，仿佛很久以前的记忆，又回到了脑海里。

还在很小的时候，印象里便有了卖栀子花、白兰花的小摊。守摊的多是上了年纪的阿婆，一头银白的头发

和蜡染布上白色的栀子花、白兰花交相辉映，有种温润、朴素的静美。

那时没有随处可见的鲜花店，那小小的、娇弱欲滴的几抹太白总是让我充满了好奇和敬畏。我总疑心它们都是老太太在自家乡村的小院子里亲手种植并采摘的，是我们弄堂房子那狭小的空间里无法企及的奢侈。

但每次也只是跑过去静静地看一会儿，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，并不会真正地去买。因为口袋里那些有限的零用钱还有许多地方等着派用处，新奇有趣的活动铅笔；小鹿纯子式的漂亮头饰；刊登着许多有意思

岁月悠悠

小人书摊

■耿勇 文

我不是幼教工作者，也没到含饴弄孙，桑榆晚景的年龄。但不知为何，每次逛书店，都不得不在少儿读物区域驻足停留，观赏和羡慕着那些天真浪漫的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，或蹲或靠在书架旁，或干脆席地而坐，专心致志地捧着精美的书籍阅读着。那神态，那场景让我触景生情，想起了半个世纪之前，让我牵肠挂肚流连忘返的小书摊来。

在我们长身体和读书的年代，正是国家刚刚度过困难期，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时，没有电视，听广播也不是一件轻松随意的事。那时的青少年和幼儿读物主要是小人书。也许因为家家经济都不宽裕，甚至拮据，小孩们通常没钱买小人书，要想看小人书，只有去小书摊。记得在我们的小学门口，有许多小人书摊。小人书，也叫小画书，书的大小还不到现在标准书的一半，上面以绘画为主，画的下方通常有三四行文字作为画的说明，一律是黑白的没有彩图。那是我们最好的课外读物，精神食粮，也是我们初知文字魅力的桥梁。

小人书摊，通常有几个一人多高的书架，其表面呈微斜型，上面并排放着小书，为防止滑落，每层还用松紧带拉紧。书架下是一圈离地约20公分的用砖块架空的长条木板，供我们阅读时坐。那时摆小书摊的人，大都是些老人，腰有些佝偻，胸前挂着一副有厚厚镜片的眼镜，一看貌似私塾先生，老人动作大多还有些缓慢，但态度总是和蔼可亲的。回想起来，他们经营小书摊的姿态很是斯文，一副读书人虽潦倒而神态自若的样子。书架旁有个简陋的桌椅，桌上有笔墨，有些自制浆糊、剪刀之类，小人书不论新旧，老人一律都用黄色牛皮纸包好，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上书名和册数，因为小人书大都不止一册，所以也叫连环画。

小朋友看书，尽管很小心，很爱惜，可也有不慎把书撕破的时候。那时的孩子胆小，每当此事发生，犯错的小朋友满脸涨得通红，怯生生来找老人承认错误，老人总是宽厚笑笑，说声没事，以后当心就是。然后老人戴上眼镜，对撕破的书进行修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小人书摊的书大都有些旧但并不破损，每当我们翻到修补处时，便格外小心。

我们同龄孩子在其它地方总是喧嚣顽皮，拳打脚踢的，唯有在这里，小伙伴们都很安静，因为心都被小人书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。

“文革”前，我刚读小学不久，识字不多，起初是随大院里的大哥哥大

姐姐去小书摊，基本以看画为主，读文靠东拼西凑，问东问西，能识多少算多少。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我最初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看小人书的时候，方知识字少的憋屈。刚上学读书时的动力和目的很是纯粹，就是为了多识字，能看懂小人书。

那时小人书《武松打虎》武二郎骑在虎背上，拳落如雨注，老虎前爪抓掀阵阵尘土；《岳飞传》岳母刺背“精忠报国”，岳家蒙冤；《杨家将》里杨家儿郎身穿铠甲，女将豪情勇敢等都是你看再看，不肯放手。回味无穷的连环画，至今印象深刻，历历在目。也有些内容是属于封建的神话之类，后“扫四旧”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概为毒草铲除了，当然也有有心人悄悄藏了起来。反正小书摊上，小人书少了许多，取而代之的是讲述英雄人物事迹的小人书，说心里话，英雄人物的小人书也很感染我们，只是故事情节简单，我们看一遍也就过了，如果有其它更好看的，我们便不再看它。记得当时《平原枪声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那是我们百看不厌的。再后来有电影版的小人书《南征北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，我们也爱看。通过小人书我们记住了电影中的台词，平时课余饭后，大家闲聊时总不忘来几句经典台词逗乐。

在我印象中，小书摊上的开禁，比电影开禁要早几年，在许多老片子还没有被“解放”时，小书摊上已领先一步，“百花齐放”了。

不论在哪个小书摊，看书的价格好像是统一的，读一本小人书需付壹分钱，这个价格直到我长大，离开小书摊，不再去那里读小人书时也没变过。计划经济时代，各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差异不大，孩子身上通常啥也不缺，不缺活力，不缺时间，不缺机灵，就缺钱，偶尔有几个零格子，也是父母给的买早点钱，不吃或少吃省下的。口袋里有几分钱，是去看小人书，还是买糖果吃，很是纠结，常在选择中徘徊。当然，也有灵活运用的，少买几颗糖果，多看几本小人书。对我们来说常常的奢望就是嘴里吃着糖果，手里捧着小人书，那是最美不过的事了。

到了夏天放暑假，树上蝉鸣时是最难熬的，因为小书摊边上，都有卖冰棒的。那时奶油冰棒五分钱一支，豆沙冰棒四毛钱一支，香蕉冰棒三分钱一支。这边坐定看书，孔明要斩马谡，生死关头正引人入胜，那边便吆喝着卖冰棒，敲打着冰棒箱；这边岳飞要回京，故事进展，正像勾魂似的吸人眼球，那边树下有个人美滋滋吃着冰棒，小嘴巴还吧嗒吧嗒的，让我的小手情不自禁把口袋里还剩的几分钱拨来拨去……

孩时的情结往往会影响人一辈子。现在我的书柜里有了许多名著连环画，那是我儿时的梦想。

香识人，这白兰花的香味虽然不热烈，也不艳丽，但淡淡的、隽永的清香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此后，我便爱上了栀子花、白兰花的清香。到了时令季节，偶尔买上一两串，挂在身上，既是装饰，更是愉悦自己。

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，栀子花、白兰花逐渐淡出了生活。也许是生活的忙碌，让我无暇顾及；也许是现在的物质太过丰盛，平淡如栀子花、白兰花难以在一片姹紫嫣红中争得一席之地。

可当重新闻到这熟悉的味道时，我的心里除了惊喜，却也有一丝淡淡的遗憾。物是人非，花还是那个花，篮子也依然是那个篮子，布垫也还是原来的布垫。但，卖花买花的人都变了。

我依然弯下腰，默默地选了一朵。熟悉的清香缕缕飘过。